

第二場

△燈光轉換

小雲：大學的時候是我最自卑到極點的時期，我看了一個演出。

△開始比劃舞台燈光跟著她的描述流動

小雲：左下舞台延伸觀眾席通道那邊用側燈打出一條路徑白光，底部墊著些微黃光（側舞台燈光亮），噴一點煙，音樂是重低音的有點嗡嗡嗡嗡的感覺（音樂下），空景畫面完成，大約維持了幾分鐘，接著出現了一群人。

△畫面敘述

瑪：他們往前走、他們轉頭、他們的眼神凝視遠方，身體繼續往前走。我眼淚一直流，我熟悉這個畫面，我從外公，奶奶，爸爸，媽媽，阿姨，姊姊，哥哥那邊看過，那個是甚麼，好荒唐，我為什麼要流眼淚？觀眾拍手，散場。

△走入剛剛燈光完成的畫面中

小雲：一年後我拿到獎學金到韓國念書，我想去看看做出那場演出的人們，（拿出手機）我從首爾搭車2到3小時才到達鄉村裡一所停辦的小學，劇團就坐在這個小學裡，在走廊上遇到一個大姐，她說整團的人出國去了。我坐在那裡發呆打瞌睡，大姐走過來跟我胡亂聊了幾句，她說起她的外公和外婆。

△投影字幕

△女人的聲音：（韓語）外公外婆年輕的時候因為戰爭分隔兩地，外公想盡辦法請人將外婆從北方帶來南方，在南方，周遭的人說外婆是敵人，於是他們搭上一艘船去到日本，後來她媽媽嫁給日本人生下她，日本同學說我是韓國人，上初中父母工作的關係全家搬回韓國，到韓國後我以為我應該是韓國人，這沒甚麼問題，結果我因為當時韓國仇日情節就被同學霸凌和排擠。

小雲：大姐笑著說她真不知道自己應該是韓國人還是日本人，（拿菸，抽菸）我問她「那你現在覺得自己是哪裡人」，她抽了一口菸笑了一下。

△投影南北韓跨境移民影像

小雲：我最害怕回答的就是兩個問題「你是哪裡人？」「你為什麼會來」，很不想回答「你從那裏來？麵店？緬甸？你們那裏都不用電的嗎？雲南？大陸？泰國？你媽是外籍新娘？」我媽……我奶奶……我阿姨們，該怎麼說呢……

△以下婦女的獨白為方言及少數民族語言，三邊投影幕投影字幕

△婦女獨白為錄音檔

△在錄音檔撥放時小雲用肢體創作敘事的畫面

婦女(雲南話)12歲的時候我住在騰衝的小城裡，有天傍晚，我被媽媽塞進櫥櫃裡，聽著一群人進來家裡翻找值錢的東西、食物。這些人已經連著好幾天來問我阿爸去哪裡了，他們把我阿媽抓去，安靜了一段時間我確定人離開後，小孩子們才敢爬出來，哥哥弟弟跟我被留在大宅院裡，女傭僕人也都不見了，沒有人來照顧我們，沒有人敢靠近我家，怕被抓去鬥被打(戾)死。過了兩天，三哥說他肚子又餓又痛，大概過了一兩個時辰他開始痛到在地上打滾，我看著他整夜打滾哀號，還沒天亮他就死了。媽媽背囉弟弟舅舅背囉我送我們到邊界後就將我們交給一個牽著馬的阿叔。月亮照著田野，大人們不敢說話怕引起狗叫驚醒村民，我嘴裡重複著「媽媽你要小心不要跌倒」，夜黑風高看見一條小溝，走過小小獨木橋時，鄰居大孃揹著的大女兒不小心掉下水溝，還好阿叔反應快把她救了上來，她被大孃摀著嘴，不能哭，要是哭了就會被丟下。

小雲：回到首爾後我想著大姐的話，我也在想我的認同是甚麼？然後，國際處的名單和選課出現問題，我好像在這個學校成為一個沒有身分的人，系上的隱藏學生，點名單上沒有我，我只好一個一個課堂的老師詢問能不能上課，即使出現在班上，我還是強烈的感到被排出在外，這種感覺很慌張，我想逃離這種感覺。

△小雲收拾行李離開學校

△錄音婦女一：(雲南話)走了幾天經過很多小村小寨，我印象最深的叫「高里、霸浪」兩個小村，媽媽們喬裝成山裡的村婦要去外地幫人縫衣服，騙過很多查哨站，我們在緬甸邊境的某處小寨子待了兩個月，那裡的村民與文明隔絕自給自足，只有一位村長處理大小事會講一點漢語，高山寒冷山明水秀遍山遍地的野花野菜，到了晚上皎潔的月光把小寨照著如仙境一樣漂亮。外婆在寨子裡幫人縫衣服，村民會送菜、送肉、送蛋給我們吃。因為高山寒冷，肉只要切塊抹鹽掛在竹籬笆上就成了香臘肉，我至今想起都還能聞到臘肉香，偶爾會有人來村里盤查，我們躲在村長家的小閣樓，村長會講一點漢語，每一次的盤查，我們就躲上屋頂的小閣樓，然後有一天村子燒了起來，媽媽們快快的把行李背起，就離開了那個小村莊。